

經部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曺方昇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七

海寧張次仲　撰

周易下篇

䷞ 艮下兌上

咸亨利貞取女吉說文咸皆也从戌戌悉也徐鍇曰从口其口同也何閩儒曰同即皆義而傳以感解咸者非感則獨何以為咸

彖曰咸感也柔上而剛下二氣感應以相與止而說男下

女是以亨利貞取女吉也天地感而萬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感者感也所以感者心也無心者不能感故感加心而為感有心於感者亦不能感故感去心而為咸聖人以咸名卦而彖以感釋之所以互明其旨也剛柔以質言感應以氣言柔上上六也六本居三上而為兊是乾感於坤而坤應之坤與乾也剛下九三也九本居上下而為艮是坤感於乾而乾應之乾與坤也

以德言艮止則感之專兊說則應之順所謂亨所謂貞也以象言艮下兊上男下於女女應於男得男女之正所謂取女吉也風雨露雷天地之感萬物也而萬物化生以實理流行也禮樂刑罰聖人之感人心也而天下和平以至誠發見也皆所謂貞也觀天地感物聖人感人不過一貞則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情者其誠然也嶢崩涇竭麟鬬日薄九鍾將鳴凌霜乃落豈容有僞哉

賤臣叩心六月飛霜荊卿入秦白虹貫日豪傑之感令人喜令人怒令人悲聖人感人如清風徐來水波不興熙熙皥皥既和且平而已私記

昏義父親醮子而命之迎主人拜迎於門外壻執鴈入升堂奠鴈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綏御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

象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

咸者感也受者應也彖爻言感大象言應

初六咸其拇拇子夏作蹞足大指也

象曰咸其拇志在外也

咸以人身取象初最下故象拇拇無與於五官而五官不得則不全其為疾痛疴癢一也然而體有貴賤有小大以參贊位育之身而沾沾於足指之間蓋其人挾一才一技以游於世而不知有心性之學者也故曰志在外私記

蘇君禹曰吾人起初學問最要根脚立得定初六在

感之初是一念初起而即逐乎外一事初感而即役於中跟脚不定如拇之欲動然李彭山曰指雖小動未移其足以喻人心初感止有其志不言凶咎者聖人不欲以一念之始而概其平生也

胡庭芳曰文王兩體重在三上兩爻以男女之正取婚姻之象周公於六爻又自以人身取象以四當心位為感之主絶無卦辭之意卦爻不同如此

諸爻詞咸字宜讀所謂咸者特其拇其腓等耳非能

超然於形體之外也

六二咸其腓凶居吉

象曰雖凶居吉順不害也

說文腓脛腨即足肚也四體中之最無骨者在踝上膝下上則隨股下則隨足二以柔居柔在下體之中故以此取象

無心為咸二與三皆誤認无心之學而失之者也聖人无意必固我然操縱在手初非若水上葫蘆漫無

欛柄六二以柔居柔原无骨氣之人謬附中庸之學其究必至依阿淟涊無以自立故凶幸其中正根器猶在但能安靜便可得吉君子趨吉避凶豈有巧術以彌縫之哉不過動靜之間而已或曰此墨子宋鈃尹文之學泛愛兼利雖天下不欲而强聒不舍者也

鼓不扣而鳴則妖石非言之物而言則怪私記

凶與害相尋居與順相因二之所以咸腓者恐違衆忤俗有害于身世故耳不知動則逆居則順順則不

任情亦不矯情不狥俗亦不違俗質任自然身世俱泰何害之有蓋順乃二之本體故即以此利道之雖者與奪之詞私記

胡仲虎曰咸艮皆取身為象咸六二即艮六二艮其腓不言吉凶咸其腓則曰凶者躁動故也居吉即艮其腓之謂也在咸下體則凶如艮本體則吉

九三咸其股執其隨往吝

象曰咸其股亦不處也志在隨人所執下也

三在下卦之上股在下體之上股之為物隨足而動不知其隨而隨豈有隨之可執哉三以陽居陽原非詭隨之性下與二比見二之隨也以為時變所適道宜委蛇矯枉之過執其隨而不變此老莊之學為後而不為先寧下人而不敢上人非聖賢大中之道也亦不處承二而言處即居吉之居下即為谿為谷之意二以柔居柔三以剛居剛皆无當於咸之旨可見人以學問為主質性非所論也私記

子瞻曰附於足而足不能禁其動者拇也附於股而股不能禁其行者腓也股欲止而牽於腓三欲止而牽於二此猶禪家所云隨法華轉非轉法華者也

胡仲虎曰艮言隨在二二腓隨上之限而止也咸言隨在三三股隨下之足而動也按咸拇咸腓咸股身未動而足先動孳孳急急惟以感人為事而人卒無感之者則咸之為咸亦可知矣

九四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

象曰貞吉悔亡未感害也憧憧往來未光大也

王輔嗣曰四處上卦之初應下卦之始居體之中在股之上二體始相交感以通其志者也凡物感而不正則至於害故必貞然後吉然後得亡其悔

六爻之中四爲心位聖人不言心亦不言咸一正一反設兩端以論心學蓋咸以四爲主凡咸拇咸腓咸股咸脢咸輔頰舌皆四爲之四者心也心在拇則拇在腓則腓倏而拇倏而腓所謂憧憧往來拇不知有

朏朏不知有拇所謂朋從爾思貞則恭己無為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將不知手舞足蹈豈不吉而悔亡虞仲翔曰之外為往之内為來四在上下卦之間故為往來三陽相比亦有朋從之象四雖剛而體說故象如此

有虞氏未施信于民而民信之夏后氏未施敬于民而民敬之後人施信而民弗信施敬而民弗敬者何也聖人從所以感處著精神如天地之感何嘗于動

植上用功後人但從感人上做工夫咸拇咸腓咸股憧憧然奔走往來務以悅人然而愛人不親禮人不答所從者不過其朋類而已豈能皡皡然使天下和平哉象曰未光大謂其心體曖昧無天清地寧氣象所以周旋世故既恐己之不能感人又恐人之不肯感我全是霸者作用去聖人之學奚啻萬里私記

蘇子瞻曰四之所居心之所在方其為卦也四隱而不見心與百體並用而不知是以無悔無朋及其表

之以四也心始有所在有所在而物疑矣故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其朋則從非其朋則不從

鄭申甫曰咸艮二卦皆言心學四當心之處俱不露心字此是妙理見不可有心於感亦不可有心於艮有心於感逐物之學有心於艮絶物之學逐物非虛有心於絶物復為絶物所係亦非虛也

胡仲虎曰爻言貞吉悔亡凡四卦皆先占後象巽九五咸大壯未濟皆九四九居四本非貞而有悔聖人

因占設戒而兩開其端

張彦陵曰兩未字大可味未感害之未見害即在感中有危之之意未光大之未見心體本來原自光大有醒之之意　字書憧意不定也又行不絶貌

九五咸其脢无悔

象曰咸其脢志末也

陸農師曰脢在口下心上即喉中之梅核今謂之三思臺者是脢與頰舌最為比近已發於心而未形於

言慎其所感不勝口說悔所由免也在心之上故為五象象曰志末謂其意在謹言不於根本上用功雖守口如瓶非聖賢立本之學孔仲達云淺於心神厚於言語

紀聞曰脢言背肉殊與爻象不合艮言止可取諸背咸言感所取皆動物由拇而腓而股而心而脢之脢口之輔頰舌自下而上自本而顛皆有次序皆運用之物五獨取背非其倫類凡人將行未行則拇自振

搖將言未言則喉中宛轉拇者動腓股之漸脢者皷頰舌之先

上六咸其輔頰舌字書舌从千俗从干誤

象曰咸其輔頰舌滕口說也滕从舟从灷从水

童景孟曰咸之諸爻曰拇曰腓曰股曰脢取象各以其一上六曰輔曰頰曰舌取象獨以其三其惡佞也深故取類也徧招尤取憎不問可知故不言吉凶滕口說非獨指儀秦之輩後世不求心得不務躬行專

以議論為事是孔子所謂德之棄釋教所謂文字禪也說文滕張口逞詞貌

輔者口輔也近牙之皮膚與牙相依所以輔相頰舌之物故曰輔頰面旁也輔在內頰在外舌動則輔應而頰從之三者相須用事皆所用以言者兌為口舌故取此象

卦以感為義爻以靜為善子瞻曰咸者以神交也夫神者將遺其心而況身乎身忘而後神存足不忘屨

則屨之為累也甚於桎梏腰不忘帶則帶之為累也甚於縲絏人之所以終日躡屨束帶而不知厭者以其忘之也道之可名言者皆非其至而咸之可分别者皆其粗也是故在卦者咸之全而在爻者咸之粗也爻配一體自拇而上至於口當其處者有其德德有優劣而吉凶生焉合而用之則拇屨腓行心慮口言六職並舉而我不知此其為卦也離而觀之則拇能履而不能持口能言而不能聽此其為爻也方其

為卦也見其全而不見其偏及其為爻也見其偏而不見其全見其全所以為亨為吉見其偏所以為凶為吝

人之咸人非能相視以目不言而喻也無過言行二端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下卦拇腓股行之象也以靜為善上卦脢輔頰舌言之象也以寡為吉四居中心之位也心以虛而靈故不言心心虛拇腓等節節皆靈心不虛拇腓等節節皆妄一卦六爻總盡

于孟子誠則動不誠則不動兩語若徒在形骸上周旋是以聲音笑貌為恭儉也在手足則勞而無功在口舌則煩而無益自頂至踵無一而可此周公取象之意立言之旨也私記

䷟ 巽下震上

恒亨无咎利貞利有攸往何閎儒曰恒从亘亘古文作舟說文云竟也象舟竟兩岸也然則恒之从亘蓋取綿亘至竟無間斷之意所謂恒有常義也張中溪謂易恒字无下畫左旁从心右旁从一从日取立心如一日之義然古无此字當從說文爲正

彖曰恒久也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剛柔皆應恒恒亨无咎利貞久於其道也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也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也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變化而能久成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可見矣

疏咸明感應故柔上剛下取二氣相交恒明長幼故剛上柔下取尊卑有序

項平甫曰剛上柔下其分正也雷風相與其氣通也

巽而動其事順也剛柔皆應其情交也此卦之所以為恒也亨者以此而亨无咎者以此无咎利貞者利固守此也其道即上四者之道久非其道則有咎矣行何由而亨守何由而利哉

聖人恐人之以執為久也故曰久於其道明所久在道非執也又恐人不知道之所在故曰天地之道恒久不已明道配天地所以能久也

凡易言利有攸往俱以事應言此釋終則有始則全

從性命推究不曰始終而曰終始終始不分作兩截又不徒曰終始而曰終則有始始即在終之中此古今至理驗諸鼻息昭然可見即如咸恒二卦陽終於艮而震始之陰終於兌而巽始之循環無端天地之道恒久不已者如此恒嶽注云陰終陽始其道常久故名恒山私記

日月得天以一日言四時變化以一歲言天行一日一周有一定之躔度而日月因之以迭照故曰得天

天氣一歳四變有一定之節候而四時因之以成歳故曰變化張希獻曰不能體常者不可與盡變不能盡變者不可以體常天地所以能常久者以其能盡變也

咸曰化生恒曰化成生屬天地成屬聖人天地生之而聖人成之也

鄭申甫曰咸以感為義而要於無感天地聖人皆感而無心於感者恒以不易為義而妙於變易四時日

月皆變易而不易者觀其所感觀其所恒所字有味欲人得於立義之外也

楊敬仲曰咸感也觀其所恒即觀其所感知所恒即所感則天地萬物之情昭然可見恒之剛柔即咸之剛柔恒之變化即咸之變化苟以為咸自有所感之情恒自有所恒之情則不惟不知恒亦不知感今夫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此其不恒者皆形也其風之自雨之自不可知也不可知者未始不恒也

咸感也不在感上做工夫恒久也不在久上做工夫吾人終日酬酢父子兄弟情誼不浹然有傾蓋如故觸目道存者何也人生在世少者數十年多者七八十年電光石火塵銷影滅然顔子三十二而歿至今未之或亡者何也夫子曰觀其所感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情見要人從根源理會私記

象曰雷風恒君子以立不易方

吳幼清曰雷之起每歲各有方風之起八節各有方

周而復始常久不易

雷風天下之至動疑不可以言恒而所以為風雷者君子以為未始或動也故體夫雷風為恒之象則雖酬酢萬變妙用無方而其所立必有卓然而不可易者

易鈔曰至靜莫如山而以為咸寂然不動者正其感而遂通者也至變莫如風雷而以為恒變化無端者正其常久不已者也

丘行可曰巽入也而在内震出也而在外二物各居其位則謂之恒故君子體之而立不易方方乃理之不可易者若雷入而從風風出而從雷二物異位而相從則謂之益矣故君子體之亦有遷改之義此恒益二象之所以不同也

朱康流曰人皆知圓之善變而不知方之善變也有定理以御之而縱横變化無不脗合旁行雜越無不辨治寥廓放紛無不輳會此非圓者之所能也

初六浚恒貞凶无攸利

象曰浚恒之凶始求深也

初為巽主處恒之初在卦之下陰性務入不論人情物理專以刻深為事如浚井然故曰浚恒以浚為恒也象申之曰始求深君子深造以道深亦何害但順其自然由淺而深其深可久求則有穿鑿之苦始求更有欲速之病言乎學問則流於異端言乎事業則近於雜霸但有凶耳何利之有 私記

初居巽下以深入為恒上居震極以震動為恒深入者刻振作者擾擾則無功刻必有禍况在始而求深在上而好動乎

林寒泉曰恒以初與四為成卦之主所謂剛上而柔下者也震起也巽伏也震在上則起者益起巽在下則伏者益伏雷風相與而不相與剛柔皆應而不皆應卦之利貞利有攸往者胥失之矣

何閎儒曰彖言亨通卦體而言也爻多不吉析爻位

而言也此讀彖爻之法

九二悔亡

象曰九二悔亡能久中也

過與不及皆非可久之道道之可久中焉止矣九二失位故悔得中故悔亡程傳中重于正是也象提九二以明中之故久而不中者初四上也不久不中者九三也執中無權者六五也

卓去病曰陽居陰位陰居陽位儒者以為不正又以

為有悔然亦有不可執者觀六五以柔中為從婦則五宜剛中矣五宜剛中則二宜柔中矣今九二剛中而悔亡則陽居陰位為悔之說未可執也

程正叔曰六爻惟此爻為善巽而居中入理深處道當故能優游而不變非中其誰能之能字有工夫有本領陸君啟曰有悔中便間斷悔亡則能久於中矣舊說久於中故悔亡夫既久中矣何處尋悔來胡仲虎曰九二提出能久中三字諸爻不中故不久皆可

見程可久曰大壯九二解初六及本爻皆不著其所said然蓋以爻明之也

九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貞吝

象曰不恒其德无所容也

唐凝菴曰九三處得其正是其德之可恒者也本義謂其過剛不中志從於上夫使三而以陰居之則既病其不正矣而又嫌其過剛乎剛柔皆應恒也志從於上而又可非乎而以為不恒其德何也三當巽之

終震之始以剛躁而處風雷之交動靜不得自主不恒之象也焦弱侯曰隂性刻深故初取巽之入陽性剛决故三取巽之躁

周氏光德曰无德而不恒不足責也惟不恒其德則人將以其所至議其所不至以其晩節誅其生平君子耻之小人非之於世豈有容地故有德不可无守

程敬承曰三不言凶而曰羞者以凶懼之不若以羞愧之尤為激切也且凶害猶可逃羞則内愧已外愧

人無可逃於天地之間故曰无所容

李衷一曰或之云者自家惶愧不知何所從來此分明不貞的人曰貞吝甚之之詞言前美盡喪後悔莫贖也

農有恒產工商有恒業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信道不篤喜怒不常之人父子兄弟難與久處何所容其身乎無所容則但有羞愧而已私記

九四田无禽

象曰久非其位安得禽也

田取震動馳騁之義凡漁佃於學問馳騖於功能而中無實得者皆田无禽之類也潘去華曰久非其位謂非中也若謂以陽居陰為非其位則九二亦以陽居陰而曰悔亡九三以陽居陽而曰貞吝俱有所扞格矣卓去病曰不在不久弊在於動久在動地徒勞无功安能成也

震為大塗田象巽為雞禽象田取震動之義震雖好

動而離巽之位則无禽

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

象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子制義從婦凶也

焦弱侯曰二五皆久於中者也二悔亡而五凶何也居下當固守而居上當專制始當堅守而極當變通位與時自不同也易於恒而發此義以見久於其道乃為恒非執一不通之謂錢塞菴曰尾生之信申生之孝伯姬之守禮六五似之

測言曰其德者六五之德也六五以陰居陽處位不當君子於此自有變化之功陶鑄之學茍以此為貞守之不變則如婦人執順德以終身者耳豈丈夫所宜哉

李之翰曰恒以常為體變為用偏於變通是不恒其德偏於執守則為婦人之恒

丘行可曰恒九四之才與二同而位異故四之久不如二之久六五之位與二同而才異故五之柔中不

如二之剛中也

胡仲虎曰咸其腓戒二之動也五咸其脢不動矣而又不能感或承之羞戒三之不恒也五恒其德貞矣而又執一不通易貴於知時識變固如是哉

林素菴曰晉元帝庸劣之資神州陸沉來臨江左而剛斷不足故大業未濟内難已興宋高宗偷懦之性舉族北轅即位臨安而英哲無聞故播遷窮壁坐失事機

上六振恒貞凶

象曰振恒在上大无功也

注云靜為躁君安為動主故安者上之所處也靜者可久之道也按上六居恒之極處震之終恒極則不常震終則過動又陰柔不能固守居上非其所安故振恒而凶振恒者以振為恒也振作也起也振作太過驗擾太甚則必有意外之變故凶其初志在要功聖人探其志而折之曰大无功曰大者上無益于國

家下不利於生民安石新法之禍是也字書振如振衣振書抖擻運動之謂

林素菴曰桓温奸雄任術本無恢復中原之志而連年北伐卒取枋頭之敗殷浩儒流恂雅原非經略用兵之材而統將北征卒潰山桑之師

李宏甫曰卦中四以失位无禽三得位矣而巽極則躁雖正亦吝則不專以得位為恒也二久中悔亡五亦得中而不能制義雖正亦凶是又不專以得中為

恒也巽入宜深也初求深雖正亦凶是巽不專以入為恒也震出宜動也上震極過動無功是震又不專以動為恒也浚不可振不可不恒不可以恒為恒亦不可求得不可無得亦不可然則將何如久於其道而已二之久中是也

䷠ 艮下乾上

遯亨小利貞說文遯逃也从辵豚聲辵音綽王氏曰辵行而去也按彖見人則逸羊見人則觸故遯取豚以象退大壯取羊以象進

彖曰遯亨遯而亨也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小利貞浸而長也遯之時義大矣哉

遯以二陰之長成卦以四陽之遯得名易為君子謀名卦必以陽為主也遯而亨者善藏其用無拘無礙遯而亨也挽回世道將安將樂遯而亨也與時行是遯之作用剛當位而應是遯之時候九五陽剛當位而二應之此時權柄猶在嫌隙未生見幾而作無痕跡之可尋此達權妙用難與拘方者論也小利貞舊

以小為二陰利於正而不害君子然二陰漸長明是小人得意之際如何能摧抑之使歸於正況下即接遯之時義句則所謂小利貞者亦遯中事也蘇君禹曰君子當二陰浸長之時必勤小物矜細行纎悉幾微舉合於正斯為利也何也羣小用事方將持君子之短長苟㸃檢少疎則彼將投間抵隙其何以自解乎聖人婆心為君子處全在此句

遯之時義大矣哉時從外遇義自中裁昧者不知直

以奉身而退為遯夫世豈能容君子遯君子亦何敢遯何可遯終身遯世而未嘗離世不與時止而與時行社稷蒼生賴以奠安其時其義豈不大哉此警戒之詞非賛賞之語楊廷秀曰小人之於一身微倖於萬一聖人之於天下亦微倖於萬一

質卿曰引而避之可名曰退辭而違之可名曰去惟遯則無頭腦無圭角驀然而起出於事機之外如一言語一舉動皆識幾先有對面相遯而無痕跡者是

真遯也

項平甫曰小利貞聖賢救世之微機也隂方浸長世道未至喪亡尚有可小小扶持之處天若未喪亦有興衰撥亂之理此郭林宗周旋郡國誘掖人才之意也自遯而上更進一隂則不利君子貞无復小利貞之望矣

吳幼清曰卦辭遯亨為四陽言也彖傳專言九五者九五四陽之統得處遯之宜有致亨之道

象曰天下有山遯君子以遠小人不惡而嚴

孫聞斯曰天下有山天無卻山之情山無援天之路

萬尚烈曰與小人處不必在小人身上着脚惟以天

自處則無小人之足慮矣

郝仲輿曰刻核太甚必應以不肖之心周旋太密又

濟其朋比之惡惟以禮相與以誠相感而已

初六遯尾厲勿用有攸往

象曰遯尾之厲不往何災也

卦之名遯以二隂浸長而迫陽以遯非初自遯也傳義謂遯而在後非卦象義矣易之取象多以上為首下為尾遯者陽也尾者隂也四陽將遯初尾其後或捜其過於謝事之餘或摘其短於退身之後皆尾之象也厲勿用有攸往皆指陽而言

卓去病曰潛身隱遁雖非入世然有所作止即是轍跡即謂之往勿用有攸往者并遯亦无跡可尋然後災害可避孫聞斯曰災不從一人看當遯不遯則身

汙身汙則邪黨得逞志於我并逞志於同類害及於國家故曰不往何災益決詞也

六二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

象曰執用黃牛固志也

二柔浸長為成卦之主益迫陽以必遯者然居艮體柔順中正應五比三不以權勢相逼而以欵誠相結不獨留其身且將固其志固志堅固遯者之志使不去已也固志正解莫之勝說三之係遯所謂莫之勝

說也曰執未免有束縛之意曰黄牛之革則柔順堅牢君子欲說之而不能此小人作用之妙黄言中牛言順革言堅艮體為執咸九三艮體亦言執也私記

九三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

象曰係遯之厲有疾憊也畜臣妾吉不可大事也

乾三陽所以得遯而避二陰之長者有九三以止之也然三與二陰同體二以情好相固結三牽係而未能決將為陰柔所薄而元氣危矣故曰有疾厲疾者

行之疵厲者身之危無一可者也惟以此係之道畜臣妾則可蓋出處大節與豢養私恩不同甚言係之不可也郝仲輿曰疾以纆綿為困故處遯則厲臣妾以係戀為恩故畜臣妾則吉

馬氏理曰或係於朝有牽挽之人或係於家有俯仰之累心遠而身留身遠而心戀子雲十年不調徘徊莽賢之間卒至投閣此其證也按憊疲極也摹寫最為有味九三以剛居剛亦是正直一流人物但小人

不可與作緣一通情好剛腸桑於綽約士君子之於

小人慎之哉

畜臣妾吉與恒婦人吉一例

九四好遯君子吉小人否

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

三以剛居剛而曰係遯四以剛居柔而曰好遯者遠

近之别也君子之於小人猶錫之於油膩遠則無累

近則相昵四與初雖正應而相去甚遠不知不覺好

好遯去不以應之故而有偏係之私亦不以遯之故而開異同之隙此君子之吉小人之否小人以中傷善類為計吉在君子則否在小人矣象曰君子好遯小人否也葢謂其計之不行而幸之也否猶否卦之否

何閎儒曰係好兩字形容最細小人方盛之時力能抗君子而初二兩柔只是情好術數羈縻係戀而已君子悟之則遯不悟即身辱名壞從此始矣

九五嘉遯貞吉

象曰嘉遯貞吉以正志也

此彖所謂剛當位而應與時行者非正應而相昵曰係以中正而相應曰嘉二五本是嘉耦五居乾之中見幾明決當其歡然相應固而留我若嘉耦之時翩然而去故曰嘉遯二固志固五之志也五正志正而不為二所固也功名富貴之念盡情拋棄略無沾染豈不貞而吉

上九肥遯无不利

象曰肥遯无不利无所疑也

遯二陰四陽三與二初同體四與初應五與二應故三言係而四言好五言嘉上無所應故言肥肥者疾憊之反三憊而上肥者有係無係之間而已有係則有疑所謂心戰而癯也無係則無疑所謂戰勝而肥也君子小人之際皆從疑起無所疑則君子不疑小人小人不疑君子如忘機鷗鳥方是遯之妙境

項平甫曰下三爻艮主於止故為不往為固志為係遯上三爻乾主於行故為好遯為嘉遯為肥遯

潘去華曰係不如好好不如嘉嘉不如肥當遯而猶係者大夫種也乘相好之時而遯者范蠡也以為嘉耦而猶遯者子房也在事物之外肥而無憂者四皓兩生也

張伯起曰肥遯漢儒作飛遯攝山碑緬懐飛遯然東方朔畫像賛作肥遯居貞王右軍顔魯公書之亦俱

作肥張有道為阮孝緒筮得此爻亦曰肥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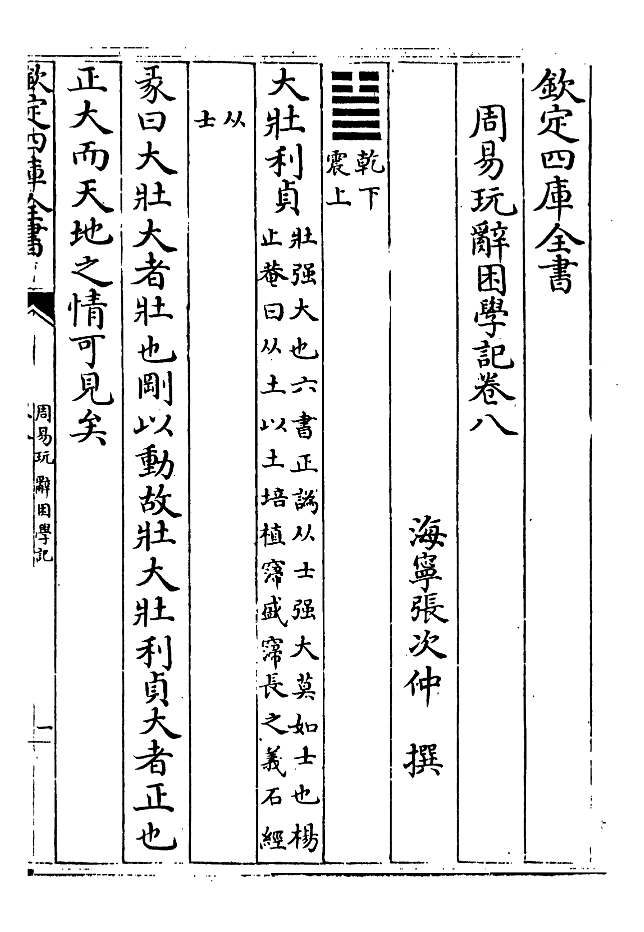
李衷一曰陰盛於否而至於剥君子未嘗不周旋其間遯以二陰伏四陽之下陰猶未足以勝陽聖人惟恐君子不遯又恐遯之不早者何也剥陰雖盛滅貞之罪已暴著於天下君子有防之之心無係之之志且剥極思治大機大權將轉而入君子之手故不食之果乾坤之生意起焉遯則二陰雖微其勢至鋭君子不虞其鋭且忽其微故小人暗傷君子不在於相悖

而在於相應君子陰受小人之傷亦不在於相侵而在於相係係則疾好則吉嘉則貞肥則利不可不以浸長而蚤為備也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七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八

海寧張次仲　撰



乾下震上

大壯利貞　壯强大也六書正譌从士强大莫如士也楊止菴曰从土以土培植滋盛滋長之義石經从士

彖曰大壯大者壯也剛以動故壯大壯利貞大者正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矣

易以陽為大陽動于復長于臨交于泰至四而後壯卦以初二為少三四為壯也天地間柔者不能壯惟剛故壯剛而不動亦無由見其壯下乾上震剛以動故壯既值壯盛更無巧法惟利貞為第一義卦詞戒其利貞彖傳言其本正齊節初曰大者壯以氣言大者正以理言

凡人說到情字便不正大聖人說惟正大乃見天地之情不正則不大不大則不正正大而天地之情見

天地之于人有何愛憎蕩蕩平平並生並育而已壯趾用罔皆无得于天地之情者也傳言天地萬物之情者三咸恒萃也壯止言天地不言萬物萬物不能及天地之正大也

復雷在地中陽氣潛藏見天地之心大壯雷在天上陽氣發動見天地之情

錢塞菴曰剛者壯之德也動者壯之時也時動而動謂之貞待時而動二之貞也時至而動四之貞也非

時而動則初之壯趾三之用罔矣故繫辭曰大壯則止何閩儒曰剛以動故壯說者乃以壯不可過剛當濟之以柔失成卦之義矣

胡仲虎曰觀四陰不取小者之壯而以二陽在上為觀大壯則以四陽為大者之壯而猶恐大者或失其正小者得以乘之也戒以利貞其拳拳君子之意可知矣

象曰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

張敬夫曰古人云自勝之謂強夫酒清人渴而不敢飲肉甘人饑而不敢食非強有力者不能也

朱元晦曰人之克己當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若半上半落濟不得事

初九壯于趾征凶有孚

象曰壯于趾其孚窮也

初陽在下好剛喜事既壯于趾而征凶矣聖人復書有孚以暴白其心事蓋不以成敗埋沒其精神也文

言壯于趾猶未凶也征則凶象不論其征不征并不問其凶不凶只是壯于趾知其孚之必窮夫人患不孚耳若壯于趾則雖孚亦窮此聖人作易之微意也

初居下有趾之象九有壯之象陽實有孚之象私記

九二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以中也

注居得中位以陽居陰履謙不亢是以貞吉呂伯恭曰九二之爻聖人不加一詞而直謂之貞吉者葢直

指大壯之體以示人也人見説大壯將謂直是猛厲

不知只在剛柔得中二柔也九剛也居卦之中中也

不激不阿是君子所謂吉也

九二以陽居陰非貞也而曰貞吉故象歸本于中以

發明中即貞之意

九三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貞厲羝羊觸藩羸其角

象曰小人用壯君子罔也

大壯之壯本屬君子而今乃為小人所用者何也上

六窮陰九三重剛剛壯則輕敵陰窮則謀深君子悖悖然自恃其氣類之衆名義之直何其壯也小人從旁睨視以為此可乘而用也委蛇巽順令君子之氣益驕而志益滿毫不以小人為念是小人用君子之壯以愚君子君子為小人所愚而用罔也用壯語氣與使貪使詐相似此絶妙機權墮其術中而不悟者也雖貞亦厲觸藩羸角正貞厲之象羊喜于鬬而狃于勝喜于鬬故技止于一觸之勇狃于勝故怒及于

無心之藩藩無心而能係角易往而難反士君子當為神龍不當為羝羊當蕩除城府不當自樹藩籬自壞頭角非正大氣象象稱述爻詞而去一用字此有二解一則謂小人用壯由于君子之罔蓋罪之也一則謂小人用壯是其本色不意君子而亦罔也蓋惜之也私記

王輔嗣曰大壯未有違謙越禮能全其壯者也故陽爻皆以處陰位為美用壯處謙壯乃全也用壯處壯

則觸藩矣

彖詞利貞乃處壯之道爻詞各隨時位發明利貞之義大抵大壯之時以不恃其壯為貞故同一貞也九二九四貞而吉九三貞而厲則重剛不重剛之故也彖言剛以動故壯而公于重剛之爻備言用壯用罔之害兩聖互相發明如此私記

胡仲虎曰大壯九三即遯九四兩爻皆分君子小人在遯者其詞平在壯者其詞危聖人之意深矣

錢塞菴曰論語學而不思則罔少儀衣服不知其名曰罔言其寘行不明于事機也

卦體似兊兊為羊壯羊曰羝陽象羸與纍通震為木為竹為萑葦藩籬之象

九四貞吉悔亡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輹

象曰藩決不羸尚往也字書決本作泱石經作決从水从夬俗从冫从夬誤

卦以剛動得名而四為動主成卦之義在此一爻必貞然後吉而悔亡貞即二之貞也何言乎吉悔亡也

陰者羊之藩陽者車之輹藩決則彼壅已通輹壯則此進甚便所謂貞吉悔亡者如此象單釋藩決不羸一句葢藩之決不決角之羸不羸在心不在境胸中不立城府世路自无荆榛故曰尚往言如此庶幾其可往也私記

象曰剛以動故壯初九九三以陽居陽所謂剛以動也而未免征凶未免羸角大壯利貞大者正也九二九四以陽居陰所謂不正也而二曰貞吉四曰貞吉

於此有得可以談易矣私記

卓去病曰九四貞吉與九二同而四多悔亡藩決壯輹諸詞然不若二之善也九二言貞之外旡剩義言吉之外無剩占簡言之而其德全也淡言之而其旨藴也象亦約略指之而其義興也吉人詞寡其斯之謂與

胡仲虎曰易春秋美惡不嫌同詞九二因中得正曰貞吉許之也九四不中不正曰貞吉戒之也

輹車下横木四陽在下輹壯之象

六五喪羊于易无悔

象曰喪羊于易位不當也

四陽盛長五爻變即為夬矣是泰之所以為壯者四而壯之所以不為夬者五也四陽並驅而前藩決輿壯何等氣象忽遇柔爻技無所施勇無可賈若喪羊于易者然夫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羊牧其上羊何以喪于易也泰山不如平地大縱于廣漠之野遊于無

何有之鄉而後知觸藩羸角固羊性使然亦由編籬插棘有以致之也私記

此卦四陽爻論用剛之道二陰爻論御剛之術無非欲大者無失其為大壯者常保其為壯而已六五于陽盛之世忽變柔爻聖人觀象覺别是一番世界别是一種道理而係之曰喪羊于易向來觸藩羸角都化為烏有豈非善全其壯耶凡事有以喪而悔者有以喪而无悔者有以位當而得者有

以位不當而得者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易道之所以為大

潘去華曰四以剛居柔故藩決而悔亡六五以柔居剛故羊喪而无悔四之所決即九三所觸之藩五之所喪即上六不退之羊

胡仲虎曰旅上九喪牛于易牛性順上九以剛居極不覺失其所謂順此曰喪羊于易羊性剛六五以柔居中不覺失其所謂剛

昔桓温盛氣入朝將移晉室召謝安及王坦之欲害之坦之問計于安安曰晉室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温坦之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温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温笑曰正自不得不爾笑語移日卒寢狂謀以此擬喪羊最為親切但四陽非桓温之輩私記

陸公紀易作埸田畔地也震為大塗埸之象也漢食貨志埸作易

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

象曰不能退不能遂不詳也艱則吉咎不長也

九三純剛居乾體之極上六純陰居震體之極有應于三不能抑之而使退懼剛之長又不能遂之而使進三角固被羸上藩亦終壞彼此兩傷故無攸利象曰不詳言非羊之故也若知難而審處則吉而咎不長矣

蘇子瞻曰羊九三也藩上六也自三言之三不應

觸其藩自上言之上不應羸其角二者皆不計其後而果于發者方其前不得遂而退不得釋也豈獨羊之患雖我則何病如之且未有羊羸角而藩不壊者也故无攸利均之為不利也則以知難而避之為吉

胡仲虎曰五上皆陰五已喪羊上又取羝羊觸藩者五喪羊專以一爻言也上羝羊合一卦而言也

上六亦非陰邪小人與君子為難者但氣類不同意

見各别猶漢文時絳灌之屬也諸陽盛長喜功名而上六頗以為多事不能抑之使退亦不能延攬而遂其進分明是賈長沙董江都局面私記

陸庸成曰大者壯也故四陽有壯五上無壯大者正也故四陽有貞五上無貞初不言貞壯之累也二不言壯貞之全也四與五同義可以知其近相取也上與三同辭可以知其遠相取也

䷢ 坤下離上

晉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說文晉進也日出萬物進也从日从臸毛氏曰晉字上从兩至今省作亚亦省作亚非亚也

彖曰晉進也明出地上順而麗乎大明柔進而上行是以康侯用錫馬蕃庶晝日三接也

大有明在天上其明最盛有大之義晉明出地上其明方新有進之義明出地上者晉之時順而麗乎大明者晉之人柔進上行者晉之主也

胡仲虎曰康侯者安民之侯非以功名顯者也下之

務進者易生事以儌寵今多受大賜而顯被親禮者惟治安之侯明不欲以多事擾天下也君以柔道致治臣以順德承之明良一心其所以為晉明之時乎

朱康流曰易道貴剛而六五在離體者凡八聖人無不以柔之得位為美以其明也

趙氏曰三象曰志上行則柔進上行指三明矣柔之上行凡四噬嗑睽鼎皆言得中故上行謂六五惟晉不言得中是六五為下接之君而六三為上行近五

之侯也

康侯即考工記所謂寧侯也民功曰康書所謂康功是也坤為牝馬為衆錫馬蕃庶之象離為日而在上晝日之象三陰三接之象周官校人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錫馬蕃庶也大行人公之禮三享三問三勞晝日三接也姚氏小彭曰晝日三接王接侯之禮也覲禮延升一也覲畢致享升致命二也享畢王勞之升成拜

三也

象曰明出地上晉君子以自昭明德

胡仲虎曰至健莫如天君子以之自强至明莫如日君子以之自昭

王汝中曰君子之學欺曰自欺慊曰自慊復曰自復得曰自得明曰自明昭曰自昭知曰自知甚而暴曰自暴弃曰自弃皆非有待於外也袁云靠講論發揮非自也靠博問充拓非自也靠意見窺測非自也吾

德本明吾自昭之而已

胡庭芳曰合兩體成一卦大象夫子只以卦之重者論如此卦只取離明之義蓋有不必盡論兩體者即此亦可以推他卦矣

初六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裕从衣

象曰晉如摧如獨行正也裕无咎未受命也

六二晉如愁如貞吉受兹介福于其王母

象曰受兹介福以中正也

焦弱侯曰仕進之日剛躁者欲速鋭進初二皆柔體初自抑而如摧二自斂而如愁是即所謂貞是即所謂吉二如字乃擬其難進之意象如此非真有摧之愁之者也如注家所言幾于說夢矣罔孚者以其應四而未之信也大抵仕進之初人多有未信罔孚在人吾不可以不裕薛文清云人未已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已合不可急求其合此名言也識得裕字減多少躁妄之心增多少道義之

氣獨行正是推原所以摧如之故未受命者聖人恐後人不達寬裕之義故以未受命洗發爻外之意坤體含弘裕之象以中正見福非無因而至愁有吾斯未信之意

人不可无志于功名志功名而欲速媒進比匪枉道如柳子厚劉禹錫之徒一蹶不收此亦急功名之殷鑒也張忠定謂寇公用太早仕太速蒼生无福固知仕進之際迂回遲重非徒身名康泰國家亦受其福

故皆曰貞吉 私記

六二彖之所謂康侯也彖蕃馬三接即爻所謂介福彖言錫爻言受互文也介大也六五以陰居尊故象王母

六三衆允悔亡

象曰衆允之志上行也

三為諸陰之長與四相比衆所易疑而曰衆允此非以形跡論也獲上信友全憑此志三志在上行非碌

碌圖富貴之人衆有何疑已有何悔若虚聲鼔動意氣相附到底相疑相忌亦自悔其初心矣衆允與罔孚相應

晉與升義類相同皆柔德用事之卦也升之初曰允升象曰上合志晉之三曰衆允象曰志上行升之初上隔于二陽晉之三上隔于一陽升之初與二陽同志者也晉之三與一陽不同志者也故升之初曰合志曰大吉晉之三曰志上行曰悔亡私記

九四晉如鼫鼠貞厲

象曰鼫鼠貞厲位不當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柔主在上康侯在下四以一陽橫踞于其間非其氣類擬之于物如鼠之夜行晝伏無大害而有可厭凡偶爾富貴可羞可鄙者皆此類也夫鼠亦世間之物四亦卦中之人並生並育未嘗非正也然人生世上無論賢愚貴賤各宜悠然自得如四者捫心自愧亦大危矣若是者何也人各有位

人與位相稱則安不相稱則愈崇高愈觥硊畏首畏尾又何怪哉私記

四處大明之下晝伏者也坤悔之上夜動者也故曰鼫鼠又離下而上進退未定亦首鼠兩端之象

郝仲輿曰天下何治無亂何盛世無小人聖人憂患作易故于晉明之世著鼫鼠之戒

胡仲虎曰解以陰居陽象狐晉以陰居陽象鼠狐性疑解當去其疑鼠性貪晉當去其貪

朱康流曰此與豫之九四皆下據三陰上承柔主于豫之六三曰位不當九四曰志大行于此之六三曰志上行九四曰位不當象同而義則相反者何也豫以四為主此以五為主也五為主者正也四為主者變也故豫之三陰四得而有之故以得衆為四功不得而私之故以私比為三罪此之三陰四不得而有之又豈得而阻之不得而有之故以上行為三美不得而阻之故以阻衆為四責

鼫鼠廣韻以為螻蛄則非鼠矣玉篇以為形大如鼠頭似兎尾有毛青黄色則又鼠之異者也蔡邕以為五技鼠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遊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先人則飛鼠也郭景純以為形大如鼠好在田中食粟豆則田鼠也廣韻鼫字與碩字同類二字從石皆音石詩碩鼠刺貪

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

象曰失得勿恤往有慶也

衆允而悔亡者六三是也不言衆允而悔亡者六五是也悔與恤相為本末悔則恤恤則悔膠膠擾擾總此得失一念誤之也五為大明之主天下臣民莫不順麗但恐心體未純有得有失非帝王高明廣大之度耳若悔亡失得勿恤則往吉而无不利矣夫得失亦人情所必謀也胡以勿恤恤失得者求治必太急求人必太備責效于旦夕而使天下匿情以逃責廣文以要功有何吉利之有聖人破其障礙曰失得勿

恤則自此而往心體恬愉吉也大政小事旁行四達无不利也象復申之以往有慶所以賛美者靡不至矣嗟乎不計功謀利則事不成沾沾計功謀利則事亦不成此中消息惟聖人能知之惟聖人能行之非可以凡心測也

凡居官而計升沉作事而防悔譽學道而不能忘情于生死皆失得之類也有一于此胸中便凝滞障礙如何推之而準動之而化故无妄六二曰不耕穫不

菑畬則利有攸往 私記

胡仲虎曰彖惟升言勿恤豐言勿憂爻則泰九三家人九五萃初六皆言勿恤事有不必憂者勿恤寛之之詞也有不當憂者勿恤戒之之詞也

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

象曰維用伐邑道未光也

何閩儒曰卦惟二剛四處卦内為竊弄威福之貴臣上處卦外為掌握兵權之重臣夫横隅上下之交者

四也上聲罪伐之於以紂主慝而閉三陰之塗四敢與抗哉雖危而獲吉且于義為无咎然上有大明之君下有柔順之臣彼鼫鼠者貪而無所得終戢身而退耳亦何以伐為故曰貞吝言其義雖正而道則吝以明六五之世無所事此也葢鼫鼠五技而窮聖人不以豺狼蛇蝎擬四而以鼠擬四則四原非温懿莽操之輩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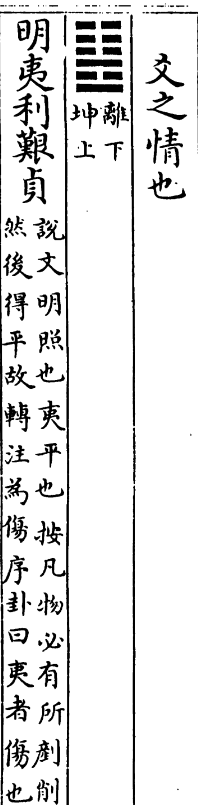
象揆之于道而曰未光受病在維用二字葢晉角之

象巍峩岌業如龍首抗殿原是世間偉人乃不用之遠者大者而悻悻然維以伐邑為事畢竟是急功名尚意氣之人非康侯作用亦非聖賢蕩平之道故曰未光私記

道未光單釋貞吝二字

卦以柔進得名故柔爻多吉晉之道不利于剛也初二欲進未能三始出地上率衆柔俱進晉之為晉六三當之五為接柔之主四以剛居下畏伏如鼠上以剛居外嚴毅如角不得不伐以正之此六

文之情也



離下
坤上

明夷利艱貞（說文明照也夷平也按凡物必有所創削然後得平故轉注爲傷序卦曰夷者傷也）

（字書夷从大从弓俗从戈非）

彖曰明入地中明夷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利艱貞晦其明也内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利艱貞二句宜在明入地中下）

以二體言則離明也傷之者坤以六爻言則初至五

皆明也傷之者上文王得全卦之義箕子得六五一

爻之義文王之難關天下故曰大箕子之難在同室

故曰内二聖所處不同所以事暗君者均為盡善故

夫子兩言以發明其義利艱貞晦其明也明即貞晦

即艱也多方韜晦痛苦自知故曰艱内明外順即晦

明之意晦明而明在即志之正

論象則内離外坤明入地中為見傷之世論德則内

離外坤自晦其明為善處之道遇此卦即有此卦之

義不必外求此易之所以為妙私記

玩彖傳辭義利艱貞二句宜在明入地中二句下一

釋卦名一釋卦辭而下引文王箕子以發明艱貞之

義方為文從理順本義以文王配卦名以利艱貞專

指六五恐非經旨私記

象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

以蒙養正以晦莅衆莅衆者以離照坤也用晦者以

坤養離也

質卿曰天下事所以破壞而大失人心者只緣用明而明何曾用晦而明智者用晦愚者用明

初九明夷句于飛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象曰君子于行義不食也

明夷六爻其傷有遠近淺深之不同其為利艱貞則一下三爻正明入地中者故句首俱題之曰明夷言其時也傷之也四五則明夷在句中上六不曰明夷

而直曰不明晦聖人下語斟酌如此

王輔嗣曰初處卦始最遠于難絶跡匿形不由軌路故曰于飛懐懼而行行不敢顯故曰垂翼志急于行饑不遑食故曰三日不食殊類過甚以斯適人人必疑之故曰主人有言

子瞻曰明夷者自夷以全其明也將飛而舉翼必見縻矣故垂其翼所以示不飛之形也方其未去垂其翼緩之至也及其去三日不食亟之至也馮

元敏曰辭豐而就約則庸者怪未傷而先遯則愚者疑宜其有言也聖人特為說破欲君子不以人言介意

楊敬仲曰垂其翼三日不食君子初未嘗置巳意于其間苟彰著其行去之跡是謂有攸往是謂不垂其翼主人將有言矣有垂翼之智則有馬壯之才天下事固非隱忍貪昧者之所能圖也

象單釋不食一句而以義斷之蓋去就之際戀戀不

能割者單為爵祿一念判斷不下所謂君親之恩繫縻于前妻子之計推葺于後若不以義裁決則方寸亂矣安能為脫免投林之事哉私記

卦中六爻凡七于字其義有二于飛于南狩于往也周書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餘五于字於也照尋常看私記

胡氏曰君子去就之義皆于其初占之賁之初不可乘而不乘義也明夷之初不當食而不食亦義也卦

皆下離決去就之義于早非智者不能也

六二明夷句夷于左股句用拯句馬壯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則也

二居卦中當用事之地受傷最切故不徒曰明夷又疊一字曰夷于左股身受其痛視垂翼者相去遠矣聖人愛其身以為天下受害既切救不可緩故用拯其拯之也非孱弱者所能必馬壯而後吉吉者免禍而已象曰順以則聖人舉動上順天心

下順人事雖事越尋常道无軌跡要不踰于法度所以杜天下邪行徑竇之念也順以則單釋吉字非順非則縱免于禍何吉之有文王出羑里之事可以當之私記

來矣鮮曰左右二字以體而言則左陽右陰如東西卯酉之序陰陽之定位也世之所以尚左也以用而言則右陽左陰右常用事也動者為陽靜者為陰也古人之所以尊右也

九三明夷句于南狩得其大首不可疾貞

象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

朱元晦曰以剛居剛在明體之上而屈于至暗之下正與上六暗主為應故有得其首惡之象此武王之事也武王以不可疾為貞箕子以利艱為貞各當其事也離南方之卦故曰南狩之志乃大得也曰志曰大得其非富天下可知其不以台為口實可知亦不必諄諄于疾貞之戒矣

六四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象曰入于左腹獲心句意也

離坤異體為異姓之臣故曰翼曰股四五同體為同姓之臣故曰腹曰心坤為腹自離而入于坤也心藏于腹入于左腹晦其明也能入左腹所以能出門庭不曰獲心而曰獲明夷之心其心何心也欲哭則不敢泣則近婦人啞子喫仄惟于出門之際一步一心折而已本義謂得意遠去忒煞快活

入于左腹獲明夷之心取象甚奇傳恐人之泥于文句直以一字釋之曰意也知其為意則所謂獲明夷之心者不言而喻矣六十四卦惟盡明夷用兩意字

劉去非曰四之出門庭與初之于行若同若異有無可奈何之計萬不得已之行一腔熱血欲灑无地不可言亦不必言故爻不著吉凶傳亦不作解

語惟曰獲心意此心自獲亦自信耳又誰得知之哉蓋文箕之心易見微子之心難知六四爻辭亦可解不可解

六五箕子之明夷利貞

象曰箕子之貞明不可息也

居至暗之地近至暗之君救之不能去之不可分明是箕子故曰箕子之明夷既值箕子地位當為箕子之貞故曰利貞象不言其地位直言箕子之

貞而曰不可息非但謂精忠大義炳然天日也委曲以冀君心之悟即萬苦艱難之中此念未嘗一毫回曲一毫間斷故不曰不息而謂之不可息不可息正在耿耿一念處見得夫子特深贊之不必中以艱貞之戒

李宏甫曰大難外難也外難可以計較求出亦可以晦明不入若内難則出不得入不得真難矣故曰箕子之明夷

上六不明晦初登于天後入于地

象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

上為卦主卦之所以為明夷者皆上為之也彖言晦其明此言不明晦惟上不明晦諸爻之所以晦其明也

焦弱侯曰明夷晉之倒卦也明出地上故曰初登于天明入地中故曰後入于地

自古亡國敗家之人起初何嘗不高視遠覽所謂照

四國也只是失為君之則究竟成個極懵懂漢則者不可踰之理失則所以為紂順則所以為文王徐衷明曰君為元首以賢人為羽翼忠臣為股肱大臣為腹心羽翼傷股肱折腹心離元首可知矣丘行可曰詳玩六爻皆合商紂時事上六紂也五為箕子之奴四為微子之去三為武王之牧野二為文王之羑里初為伯夷太公之居海濵各爻雖未明言義則備矣

䷤ 離下巽上

家人利女貞周伯温曰豖居之圏曰家故从宀从豕後人借為室家之家猶牢本牛屋後人借為牢獄之牢爾雅室内謂之家紀聞曰㝖古家字家无二尊一人在二人之上一人為主之意小篆訛从豕

彖曰家人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男女正天地之大義也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何閩儒曰為卦離下巽上乃二女之卦以陰陽爻相比為夫婦無相應之義二為内卦之主三居二上則

為離女之夫二為內三為外四為外卦之主五居四上則為巽女之夫四為內五為外以六畫卦言三四為人位以三畫卦言二五為人位統而名之為家人家人以女為奥主故曰利女貞葢指二四而言也離中女而位二巽長女而位四以柔居柔婦德協矣長女位上中女位下少不陵長名分肅矣是皆正象正家之效觀乎女正家之道責乎男男女舉一家而言下文父子兄弟夫婦皆是父母其綱領也故歸本于

父母

趙氏汝楳曰父義母慈母何以亦稱嚴葢母之不嚴家之蠱也瀆上下之分庇子弟之過亂内外之別嫚帷簿之儀父雖嚴有不能盡察者必父母俱嚴内外齊肅然後父尊子卑兄友弟恭夫制婦聽各盡其道而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正天下易正家難正婦女尤難正女以男正男以身正身以言行

朱康流曰家不難有嚴父而難有嚴母不難有嚴母

而難有順父之嚴母父所振飭母奉以行而後家道之正无或有不正者以敗之其嚴也乃所以為順也故彖傳曰嚴君而六四之傳曰順在位茍或不順是二君也其能治乎

陸庸成曰巽德為順離德為明通卦不言明者以家人非用明之地也

象曰風自火出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

孔疏巽在離外是風從火出火出之初因風方熾火

既炎盛還復生風内外相成有似家之義

叔正曰風者火氣之所化炎氣上衝猛急飄揚即風也廣中颶風大作則空中飛火火極明處風亦極盛蓋氣所奮激皆風也口鼻之嘘亦然

物必有自出風自火出教自家出家自身出

來矣鮮曰有物者言之不虛言孝則實能孝言弟則實能弟也有恒者行之不變孝則終身孝弟則終身弟也言有物則言顧行行有恒則行顧言

初九閑有家悔亡

象曰閑有家志未變也

此卦上下二爻以卦之初終取義二三四五爻各以剛乘柔初為儲貳二三為家督四五為嚴君上則一家之耆老也

教婦初來教子嬰孩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治之悔之晚矣初剛正有齊家之本離體有先見之明能及志之未變而豫為防閑必无傷恩敗義之事何悔

之有

禮猶短垣千頃之陂汪洋瀲灩而不潰者以數尺之隄為之限也治家以閑為主内外之制尊卑之分親疎之辨此是人家三鐵門限所謂閑也閑則有家不閑則无家矣雖富何益私記

六二无攸遂在中饋貞吉

象曰六二之吉順以巽也

二居内處中履得其位彖所謂女貞者也遂韻書往

也從志也公羊傳大夫无遂事在者不離其位之謂无攸遂在中饋詩所謂无非无儀惟酒食是議也即此是貞即此是吉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衣裳有閨門之修无境外之志巽從也出嫁從夫是分内事然須順于理而從非阿諛詭隨之謂故不徒曰巽而曰順以巽

俞玉潤曰蒙六五曰順以巽事師之道漸六四曰順以巽事君之道家人六二曰順以巽事夫之道

木上火下烹飪之象順是二之體巽謂上卦

九三家人嗃嗃悔厲吉婦子嘻嘻終吝

象曰家人嗃嗃未失也婦子嘻嘻失家節也

胡庭芳曰六爻獨九三稱家人以其居下體之極介二陰之間有夫道焉一家之主也

治家易失之寛嚴是正理然過嚴則无和樂之味尊而不親亦非吉祥善事故于重剛不中之爻曰悔曰厲曰吉曰終吝酙酌言之唐凝菴曰節以調劑其寛

嚴之中也立于始則為閑𠞰于中則為節言節于三者以三在内外之界耳

胡仲虎曰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九三以剛居剛若能嚴于家人者比乎二柔又若易昵于婦子者三其在吉凶之間乎故悔吝之占兩言之

嘻字書歎也禮嘻其甚也周頌噫嘻皆歎辭无訓笑者嬉笑之嬉從女噫嘻字從口宋王回疑重剛无嬉笑理得卦情矣

六四富家大吉

象曰富家大吉順在位也

陽實陰虚六四乗承應皆陽以虚受實富家之象富家與家富不同家富是享已成之業富家是講生財之道富家不難難于大吉陰性吝嗇刻核聚斂最易賈怨掊尤四富家而復大吉其必有在術數之外者矣象曰順在位惟順則能調上下之情惟在位則各守耕織之業禮運父子篤兄弟睦夫婦和家之肥也

諺曰十人一心有財買金十人十心无錢買鍼私記

方獻夫曰父主教化母主貨財儀刑表帥父道也收

蔵謹節母道也故五言假家四言富家

李去非曰初閑之二饋之三治之四則享其富此治

家之序也　巽為近利市三倍富家象

九五王假有家勿恤吉

象曰王假有家交相愛也

假即奏假无言之假潛孚嘿化并閑與節之迹而融

之矣有家謂所有之家内則母妻妾媵諸婦外則父兄子弟諸子孫言嚴君此言相愛至嚴中眞愛融洽不獨夫婦相愛合父子兄弟而无不愛矣故曰交相愛卓去病曰勿恤者存大體舉大綱不屑屑于小節之拘也王者以天下為家宜以天下為公憂慮太過亦是治家一病

蘇子瞻曰王者以天下為家家人之家近而相瀆天下之家遠而相忘知其患在于相瀆也故推嚴别遠

以存相忘之意知其患在于相忘也故簡易勿恤以通相愛之情君臣欲其如父子父子欲其如君臣聖人之意也

人孰无家家正則可謂之有不正雖謂之無可也自古有天下者多矣孰能有家初九閑有家家道之始

九五假有家家道之成

上九有孚威如終吉

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

此家道之終也上以剛陽居長老之位誠實篤至可敬可畏一家之人懾服而不敢為誕妄之事故曰有孚威如如者不怒而威之謂家道至此而成故曰終吉象言反身正己明威如之旨孔子家兒不知有怒所謂威如非大聲色作威福之謂反身之謂也反身謂何言有物行有恒而已前五爻是家法未及身教故此象探本言之

張彥陵曰吝曰終吝吉曰終吉計及于所終而後知

治家者不可苟且于目前

吳幼清曰此卦初上二爻以初終取義下體在下之家也以有家之臣而言三為夫二為婦上體在上之家也以天下之君而言五為主四為后不取遠應為配而取近比者家道尚親也

☲☱ 兌下離上

睽 小事吉 睽音奎說文睽从目癸聲目不相視也凡人情好隔絕則相對而目不相視也

彖曰睽火動而上澤動而下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說

而麗乎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小事吉天地睽而其事同也男女睽而其志通也萬物睽而其事類也睽之時用大矣哉

火性上動而愈上澤性下動而愈下物理之睽也二女同居志不同行人情之睽也故名為睽言乎卦材則睽而必合矣以動而下者言則說而麗上之明下之合于上也以動而上者言家人六二進而上行于五得中應剛上之合乎下也是以小事吉何以言小

事也兩皆柔卦合睽之主又柔當睽之時不可復以剛強處之惟寛裕和平則睽者自合故曰小事吉剛為大柔為小即小心翼翼之意非不可大事之謂

鄭孩如曰緣不和說故睽說者去睽之善道也而麗乎明則不苟說又說之善者也天下不可以柔主也剛柔不遇所以睽也得中應剛睽以合矣是以小事吉

蘇子瞻曰人苟惟同之知若是必睽人苟知睽之足以有為若是必同是以自其同者言之則二女同居

而志不同故其吉也小自睽而同者言之則天地睽而其事同故其用也大

馮元敏曰自古豪傑處于畢小而以安國定衆者何限如平之交勃寔之弔讓子産之賂伯石仁傑之交二張是也漢之袁何唐之李鄭欲討君側之惡而張皇其事遂至于睽散而不可解則无得于易之義者也

家人諸卦二女同居者多矣因卦以睽立義故以不

同行明之孔子設卦觀象往往如此不然卦中之緼豈能一一而言亦豈可盡比而同之哉

朱康流曰小事者不大其事也事之未乖當慎小如大事之既乖當化大為小睽說文云目不相視也舉天下悖亂縱横紛紛搆鬭入于明且說者之胸中直視為家人反目之事則不俟調劑自然漸次冰釋矣故曰小事吉

睽有必不可無者等威明白所以和合混瀆無别必

致陵異水火以尅而相濟鹽梅以反而相成諸葛武侯云若違覆得中是棄瓦礫而得金玉也故聖人極其時用而言之若散不可復聚離不可復合則無以見易道之大

象曰上火下澤睽君子以同而異

離火兊澤二陰同體而炎上潤下所性異趨睽之象也君子體之以同而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同一君臣父子而

忠孝異同一飲食男女而貪廉異所謂堯舜與人同而堯舜與人異也

初九悔亡喪馬勿逐自復見惡人无咎

象曰見惡人以辟咎也

彖傳言睽物性之定分六爻言睽物我之私情故下體三爻在下則睽上行則合上體三爻在上則睽下行則合

此聖人合初九九四之睽也人情先親後疎皆因悔

其初爻之誤種種見人不是不期睽而自睽初爲一卦之始五爲一卦之主劈頭言悔亡所以拔睽之病根也試以人情論之凡有所喪而必逐者内自歉也悔亡則不以得失動其心而睽者終合有喪馬勿逐自復之象凡不相得而不相見者内自疑也悔亡則不以同異動其心而睽情頓釋有見惡人无咎之象初九剛德兊體剛動而正不起疑妄兊悅而和不生乖違故能相安相忘如此

陸君啟曰睽是不好時節情之疑者解之則愈疑言之悖者辯之則愈悖交之離者强之則愈離寛以待其復疑以折其凶處睽之用微矣

天下之咎莫大于睽天下之睽皆始于惡人起人風波離人骨肉皆惡人之為也周公言見惡人无咎太近自然相見之際未免安意肆志孔子言以辟咎有憂危慮患之意自然不露圭角可以化睽為同故略去喪馬之象而單言見惡人私記

朱康流曰人競趨利而避害此世之所以睽也不知利或失于過求害或生于過拒初以剛正居允體不以利之遠我而過求之利者自在是喪馬勿逐自復也不以害之迫我而過拒之害者自消是見惡人无咎也

質卿曰馬所以行行有不得吾不可以求之人惡人世所嫉人所共嫉我不可以不容洪覺山曰世道之睽皆起于邪正太明好惡太峻故必量足以容天下

乃可以托于天下仁足以養天下乃可以寄于天下

林素菴曰白香山交牛李之間郭汾陽處程魚之際温嶠見任于王敦謬為勤敬陳寔行弔于張讓竟免禍胎皆辟咎之義也

楊廷秀曰初動而下四動而上舍我而去喪馬之象九四之火值初九之水則息初九之水值九四之火則涸彼釁而我涸惡人之象

或曰權奸當國嚬笑之間俱關禍福見乎不見乎曰

所謂見者非欵門求謁望塵稽首也班行之中道塗之際率爾相逢平懐酬接不作悻悻面孔此遇陽貨家法也若借口經傳以自文其佞説則聖經為諂脇之嚆矢矣私記

九二遇主于巷无咎

象曰遇主于巷未失道也

此聖人合二五之睽也睽之爻俱就正應上取二五正應然彼此失位居睽之時必委曲相求而得㑹遇

故曰遇主于巷巷者委曲之塗遇者會逢之便遇巷跡似詖詭然術在悟君未為失道所以教人臣無好為攖鱗之事也

吕子木曰巷閭閻小徑内可以達朝廟外可以通四海　一里八十户八家共一巷離中虛有巷之象

六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无初有終曳字書音裔从申从丿无點掣說文作㨖㨖音誓角一俯一仰也天乃而字之誤古篆文天與而相近而古耏字从彡頰旁毛也罪輕不至髡則耏鬢

象曰見輿曳位不當也无初有終遇剛也

此聖人合三上之睽也人在寂寞中懷想最切猜疑亦最易生三與上正應望上甚切而隅于四五陰性多疑因上之不下交也若輿已駕而復曳牛已服而更掣其人猶昔人也而髡首劓鼻面目可憎不知上之輿何嘗曳牛何嘗掣人亦何嘗劓哉三之處位不當妄見使然耳幸而遇上九之剛是高明豁達之人其初也形迹可疑便風旋電激其終也心迹一明便

霧釋氷消故曰无初有終遇剛也睽之成卦在陰而合睽必以陽為主程傳曰合以正道无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其人御車服牛之人也

一陰之卦唯兊以柔乘剛澤體含垢少女狎邪故凡兊六三爻象多險怪睽所以反家人者徒以兊兊所以反巽者徒以三故象曰不當位

九四睽孤遇元夫交孚厲无咎

象曰交孚无咎志行也

四處二陰之間上處高亢之地居无所安比非吾與故皆稱睽孤元夫謂初初陽德也九四性情孤僻舉世无一當意之人然冷面熱心志在濟睽以天下為已任故一遇元夫便如以膠投漆若許遠之與張巡本非統屬乃以同心為國彼此推誠至死不變

林次崖曰人之相與在大同之時則安常處順而釁蘖无門處乖異之世則變故横生而風波易起故危

厲乃得无咎敬承曰異我者惡人也計詭而疑貳易滋必寛其量以杜其隙故見則无咎同我者元夫也勢孤而讒間易乘必危其心以固其交故厲乃无咎

象旨初四皆无應而四稱睽孤在下猶可獨立在上不可无輔也

凡爻以正應為相與敵應為不相與此獨取其同德者處睽之時貴其同不貴其異也

六五悔亡厥宗噬膚往何咎

象曰厥宗噬膚往有慶也

處睽只在悔亡悔亡則于已无憾而睽有可合之道六五柔中應剛柔中為文明之體應剛无偏係之私復何悔于心哉聖人推原其故謂五之未免有悔者當睽之時恐往而二未必合耳不知二乃五之宗也彼方委曲求遇意味之合如噬膚然往有何咎而濡滯不往乎象復贊以有慶君臣同心社稷蒼生之福非區區補過之事故再提往字以贊決之厥宗謂二

離兊同出于坤曰宗者二以五為主尊之也下以分嚴上也五以二為宗親之也上以情親下也

汝吉曰四言志行大臣以得人合睽為志也五言有慶王人以得人合睽為慶也

凡爻之上稱往此五上以之下稱往者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所以為睽若不往下則睽何由得合抑㒟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五固當先往聖人懼其疑而阻之也故決之以何咎鼓之以有慶

上九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讀）之弧後說（讀）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

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

睽孤謂六三為二陽所制而已處睽極明極剛極之地睽極則拂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與三正應妄生疑猜見豕負塗見其汚也載鬼一車以无為有也張弧欲射之也說弧疑稍釋也匪寇婚媾知其非寇而實親也往遇雨則吉疑

盡釋而睽合也上九與六三先睽後合如此曰羣疑亡則上與三之疑亡而二與五四與初之疑皆亡一疑則无所不疑一亡則无所不亡一睽則无所不睽一合則无所不合故諸爻止言无咎而上獨言吉

兊為澤雨之象

卦以睽得名獨九四上九稱睽孤則睽之為睽實此二爻當之矣葢四與上居高危之位朝夕在君左右所當開誠布公休休有容而俱屬離體抱剛强之性

擅明察之才善惡太分界限太嚴但知破朋黨之門不覺成孤立之勢于是上疑下下亦疑上雖欲不孤不可得矣所以不至終睽者柔進上行得中應剛二有于巷之遇五有噬膚之味二以五為主五以二為宗君臣同心非獨三與上之疑亡一卦六爻之疑亦无不亡矣蓋四與上皆秉忠為國之人但賦性狷狹天地睽而事同男女睽而志通萬物睽而事類此等大道未之或知而妄生意見自起疑城今見二五之

交孚能不涣然氷釋哉嗟乎為大臣者躬延攬則恐其植黨杜私交又慮其睽孤皆疑為之祟也杯中蛇影去其弓而後可甕内人形破其甕而後可濟睽在決疑決疑在自斷私記

馮時行曰内卦皆睽而有待外卦皆合而不睽初喪馬勿逐至四遇元夫而初四合矣二委曲求遇至五往何咎而二五合矣三輿曳牛掣至上遇雨而三上合矣天下之理固不能久合亦未有終睽也

䷦ 艮下坎上

蹇利西南不利東北利見大人貞吉說文蹇跛也从足寒省聲

彖曰蹇難也險在前也見險而能止知矣哉蹇利西南往得中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利見大人往有功也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蹇之時用大矣哉難平聲

李子思曰震坎艮相遇為蹇解而坎常在焉二卦皆以坎為義艮下坎上則是止乎險中故為蹇坎下震上則是動而出乎險中故為解命名大率以出險不

出險為義也

鄭申甫曰蹇以遇險而止得名則九三為成卦之主解以居險能動得名則九四為成卦之主

卦名以止為義能止則不入于險卦傳以往為義往則可以出險止曰能止有力量有作用能止者能往也見得到便站得定赴得捷故曰往得中往有功

聖人作易因人情引而歸諸大道當蹇之時人思避難有東西南北之意當決擇其利與不利而從事焉

則可以出險而成功故易于此指其所之而避其所忌曰西南則利東北則不利所以西南利東北不利者何也艮居東北艮為山山川險阻之地也東北與西南對西南坤方坤為地平易之鄉也士君子欲有為于天下必先立身于无險之地而後可以出險茍所遇者險而所行又險是僥倖于巖墻之下必无濟矣故曰利西南不利東北孔疏云世道多難率物以適平易則蹇難可解若入于險阻彌加壅塞去就之

際理宜如此

張中溪曰往得中指五也五以乾剛之才往居坤而得其中坤為西南西南平地比西南所以利也其道窮指三也三為艮主艮為東北止而不進則常在險中此東北所以不利也

唐凝菴曰蹇之利西南與解之利西南皆指上卦言坤位西南坎震二卦皆乾所索于坤坎一陽居坤二陰之中故蹇言得中坤為衆震一陽得坤二陰之衆

故解言得衆皆在上卦故皆曰往解則坎在下卦故曰乃得中

周氏光德曰坤卦之象有西南而无東北蹇卦之象有東北而无西南文王各舉對方而發明之不必卦内有所取也

楊敬仲曰易于坎蹇睽三卦皆言時用聖人欲使天下後世知如坎如睽如蹇之時无非大易之妙用不可以險難而自喪其學問也

象曰山上有水蹇君子以反身修德

張中溪曰反身取艮之背修德取坎之心

林寒泉曰天下之水皆發源于山未有不導山而可以導水者天下之蹇皆歸咎于身未有不反身而可以修德者

顏應雷曰孟子曰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巳處頑嚚之親則子職无違遇手足之釁則友愛愈篤當横逆之交則仁禮靡懈推而至于天下之蹇則藏身于固

以全哲養徳于愚以知幾譲善于无以遠害皆反身修徳之謂也

初六往蹇來譽

象曰往蹇來譽宜待也

王注處難之始居止之初獨見前識覩險而止以待其時智矣哉故往則遇蹇來則得譽

險難之世惟見幾遠引之士為人歎賞故曰來譽夫子恐人誤認為沽名釣譽故以宜待申明之待字十

分鄭重宜字十分斟酌

别傳曰彖言往得中往有功是蹇貴往也然往與來跡似相反機實相成故諸爻皆先言往而後言來來正往中作用來所以成其往非謂往則必蹇而竟不往也

質卿曰士君子處君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及上下治亂去就離合之際情之所不能通理之所不可化勢之所不可禁者皆蹇也斯時措足足難措手手難

開口口難第一要審察往來若不審情不度理不察

勢徑往赴之必遭陷害莫可救藥惟回心忍耐始有

商量所以諸爻只貴其來不貴其往

六二王臣蹇蹇匪躬之故

象曰王臣蹇蹇終无尤也

蘇子瞻曰初六九三六四上六彼四爻者或遠或近

或視其勢之可否以為往來之節獨六二有應于五

君臣之義深矣是以不計遠近不慮可否无往无來

蹇蹇而已

以柔居柔忠順有餘才力不足捐軀蒙難感激羣情

以來諸賢之助蹇蹇之象匪躬句是推原蹇蹇根由

其所以歷盡艱辛不肯休歇者皆緣委身致命不自

有其身家所以至此象又申之曰終无尤葢起初發

心如此雖糜爛其軀亦復何恨

九三往蹇來反舉正據輔嗣本作來正

象曰往蹇來反内喜之也

卦以九三成義居乎險止之間往則陷止則免間不容髮往來之當謹莫謹于此爻蓋三有剛實之才可以濟蹇但與五非比非應切近于二二乃蹇蹇之王臣三來就之應上致初可以反危而為安故曰來反蹇一反即成解矣夫子慮三之懐疑也故以内喜慰之内謂初二蓋二獲匪躬之助初得所待之人戮力時艱同舟共濟何喜如之

在四而來連者比三也故言當位實在上而來碩者

應三也故言志在内

六四往蹇來連

象曰往蹇來連當位實也

連如連衡之連連三與五也卦惟三五二陽各當其位四居其間來而連三往而輔五衆正夾持出險可必鄒汝光曰連齊桓管仲之交者鮑叔也連簡公子產之交者子皮也連漢高韓信之交者蕭何也

程叔子曰處蹇難非誠實何以濟當位不曰正而曰

實上下之交主于誠實用各有其所也

四與上皆賴三以為援以其為内艮之主下三爻皆倚以為重也實與貴皆主陽言上六以九五為貴六四以九三為實實者陽實而陰虚也若但言當位則六四亦當位故加實字以别之

九五大蹇朋來

象曰大蹇朋來以中節也中平聲

一身一家之蹇小天下之蹇大蹇者人之所避也九

五剛健中正无往无來屹然立于其中而不避此必有以任天下之難者矣是以鼓動羣賢合來譽來反來連來碩之才翕然而至共濟時艱謂之大人不亦宜乎諸爻之來自外反内也朋來自下趨五也天下无不來不言濟蹇而蹇之濟可知矣自本爻言之所謂當位貞吉以正邦也自上下諸爻言之所謂利見大人往有功也

郝仲輿曰二以柔應五三與二同體故三助二亦以

助五上以柔應三上與五同體故上應三亦以輔五此五所以朋來也

象以中節中言朋來之故當此大險大難之世而能使諸賢翕然而至非徒富貴網羅聲名鼓動九五身當重任材智之士視為進止剛而得中文武張弛妙合機宜功名之士靡不心服雲集響應寧顧問哉私記

上六往蹇來碩吉利見大人

象曰往蹇來碩志在內也利見大人以從貴也

項平甫曰上六之往猶初六之來上六本无所往特以不來為往耳初六本无來特以不往為來耳三內卦也上應之故曰志在內五大人也上利見之故曰從貴志內所以尚賢從貴所以明分

諸爻不言吉獨上言吉謂出蹇之時也上居卦外與五无名分之拘下應九三九三五之碩人上因三而見五向時往往來來靡有依歸今日得見龍行虎步之人自此有天有日共享昇平之樂矣故曰利見大

人象申之以從貴自今爾公爾侯非復向時貧賤

卦惟三五兩陽五為主三為用五身當大難者也三

才知之臣也二四與三比上與三應三來則衆爻皆

來而險可濟矣獨初六才柔位卑故象以宜待明之

周易玩辭困學記卷八